

山 方 事 往

木木
——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山 方 事 往

木木
——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山往事 / 木木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308-16600-3

I. ①方… II. ①木…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8271 号

方山往事

木 木 著

责任编辑 卢 川

责任校对 董 唯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00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600-3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献给亲爱的爸爸妈妈

弗里达说：我希望离开是愉快的，且永不再来。

有一种过往，叫“曾经”。逝去的岁月，不见了的时间，消失了的人。写作，既是为了记忆，也是为了唤醒。那些存在过的生命，走过的足迹，鲜活过的一切，都是令我继续认真好好活着的最珍贵的理由。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一切的得到都终会失去。为了离开，要珍惜每一个相聚。为了失去，我们要感恩此刻的拥有。活着，平凡美好，饱满真实。死去，安好平静，欢喜无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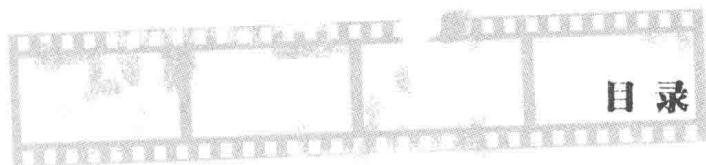
与方老师对弈 / 003

方山一号 / 065

此两兄弟与彼两兄弟 / 101

方山村的骄傲 / 173

大 妹 / 233





与方老师对弈

在小时候的记忆里，许多个天色隐隐约约还未完全黑下来的傍晚，正是晚饭时光。那个住得离我们家最远的方老师，就会晃晃悠悠地经由晒场，穿过木桥，再走过我们家门口那道窄窄的小陡坡，晃晃悠悠一直走到我们家的院子里。

“来啦？”爸爸一边把最后一口饭拨拉进嘴里，一边热情地招呼着。继而就更快地站起身来，迎了过去。

“嗯，来啦。”方老师微微地笑着，略带着点腼腆却又轻盈自在的神气，进到院子里。

一副已经很老旧了的象棋，红色蓝色、不再圆润饱满了的棋子，自制的凹凸不平的朴实木头棋盘，很快循例在院子里的那棵长着好看冠状树枝的枇杷树下仔细摆开。楚河汉界一字排开的阵式下，我的爸爸微微皱起眉头眯起眼睛，认认真真地和方老师开始厮杀起来。

他们下得不多，每次最多也只是两到三盘。

天很快就彻底黑透，当院子彻头彻尾地被夜晚吞没的时候，这两个人总是露出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万分不舍地从棋盘上抬起头：“唉，这天，黑得可真够快……”

“是啊，才这么一会儿……”

那时候的方山村还没有电灯，而蜡烛是稀罕之物，当然不能为了一盘棋局而浪费。煤油灯也不可以，孩子们正在做作业用着呢。妈妈在厨房里洗碗也几乎是摸着黑在洗，就着厅堂延过去的一点点的光，她一边擦碗一边也不忘了扭头看看院子里的人：

“这都看不到了，你们还在下啊。”

于是这两个人就只好彻底停下了：

“那，要不，明天再接着下吧……”

“好吧，那就明天，明天继续下……”

棋盘上还呈摆着未完的厮杀模样，爸爸赶紧去找来一张发黄的旧报纸，他把这局棋小心翼翼地遮盖起来，然后把棋盘稳稳端起，端到堂屋里去。他高高地踮起脚，把棋盘仔细地放在柜子顶上任何人都碰不到的地方。

而方老师这会儿已站起身来了，他掸了掸衣服的下摆。这纯粹是个习惯动作，就好像是刚刚上完一节课，他要把沾在衣服上的粉笔灰掸掉：“那，我先走了啊，明天，明天我再来啊……”

“这，屋里已点上灯了呢，要不，喝一杯再走？”爸爸已从堂屋重新走回院子，认真地挽留他。

妈妈在厨房里听到爸爸的话，双手还是湿淋淋的，也走到门口来：“你……不进来坐一下？……要不，再坐一下再走吧……”

煤油灯发散出来的橘黄光线，把妈妈的身影一直投射到门外去。

影子摇摇晃晃地，颤动着，好像随时会碎裂消失。方老师的双脚不小心恰巧踩在了我妈妈的影子上。他惊了一下似的赶紧避过身子，并无特别意识地垂下脑袋，猛然想起什么似的说：

“啊，不了，不了，明天一早还要到学校去呢，要上课……不坐了，我先走了……我，明天再来……”

“今天的天真是黑透了的黑，黑得可真快！你等一下，我找手电筒给你……”爸爸转身去找我们家唯一的那只手电。手电还没有拿来呢，方老师早已走远了。和来的时候一样，很快就晃晃悠悠地消失在黑夜里。

这是关于方老师留在我小时候记忆里最为清晰的一幕：他爱下棋，爱远远地走到我们家来，和我的爸爸下棋。

除了闷声认真地下棋之外，他通常，下完棋就走，几乎不怎么说话。

当然，也有时候不一样。

天总是黑得又快又迅速，但是如果遇上恰是水库发电站在发电工作的夜晚，那么他们就不会那么轻易放弃未完的棋局，爸爸就会来征求妈妈的意见：

“呃……小优，怎么样，我和方老师，去发电站那儿再厮杀一下？”爸爸的语调中分明带了点讨好的意味。

发电站是一栋双层小砖房，红砖方瓦，是整个方山村里最时髦坚固的建筑，四周有高高的墙壁围起，墙头上嵌满了高耸的亮闪闪的碎玻璃，围墙呈半圆形圈成一个小院子，把砖房好好地保护在里面，一扇大铁门把围墙牢牢地连在一起，铁门上拴着一把威武显眼的大挂锁，除了发电站工作人员谁也进不到

里面去。这栋美丽的房子，完全脱离开其他丑陋泥土房的范围，远远单独坐落在晒场的东面，离我家院子大约两三百米的距离。只要是工作日，那么水电站门口高高悬挂着的那盏电灯就总是亮着，白天也亮着。当整个村庄以及四周山峦全部都沉入黑暗静寂的时候，唯有它还醒着。足足有四十多瓦的大灯泡，把水电站门口那片不大的水泥地照得亮如白昼。那些我们完全不知道名字的机器，一刻不停地起劲轰鸣着，创造出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世界。

方山人一向对于问问题缺乏热情，而更善于享受当下拥有的现状。

这发电站为什么要建在我们村？为什么建在我们村占了我们那么多土地之后毫无补偿，然而发出来的电却不能供给我们使用？……这些都太复杂，而且也和方山人无关，方山人只知道能在偶尔的“工作日”时享受到发电站的便利就已经感激不尽了。当然更多的时候，即使是在“工作日”，大铁门不打开也是正常的，这要取决于那里面工作人员的心情。正因为这铁门或开或不开的不确定性，于是开的那些时候就更为珍稀珍贵的了。在周遭一片漆黑的夜晚，在那团明晃晃亮如白昼的灯下、不到五平方米的水泥地上，几乎坐满了赶活的方山人：有的在纳鞋底，有的在缝补旧衣服，有的在挑拣豆子。基本上都是妇女，灯光下的活计属于家务活，男人们大部分都早早上床睡觉，好攒够力气对付第二天一大早就要起来的全天的劳累。偶尔有几个不听话的小屁孩，围在母亲们旁边爬来爬去，悄无声息地一边爬一边甩鼻涕。

下棋不是针线活，和那大铁门开不开倒没有多大关系，只

要那盏灯亮着，就算隔着铁门在远远的门外，也能蹭到足够的亮光，厮杀起来照样是一点儿难度也没有。所以每逢“工作日”，爸爸和方老师就总是希望能借着灯光继续痛快地多厮杀一会儿。

“是啊，剩不了多少了，就这一盘，很快下完……”方老师总是紧跟着爸爸的话头，急急来帮腔。他有点儿局促地搓着手，担心我妈妈会拒绝。

而那个时候的妈妈，通常大概还在洗碗。或者已经洗完碗了，正在准备着第二天做豆腐的材料，或者在喂猪，在叠衣服什么，总之是在忙碌着：

“这样啊，那，去吧。”妈妈并没有多少犹豫，总是很快就同意，但是通常总会加上一句：

“别太晚，明天还有很多活呢。”

“当然！就这盘！下完就回！”

那两个人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应承着去了。而至于后来在发电站到底又杀了几盘，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看你们厮杀得倒是热闹专注，对这下棋真是一副痴迷至极的样子，但却从来没听说过谁输谁赢。连个输赢都分不出的游戏，有那么好玩吗？”妈妈常困惑地说。

“小优，你不懂，呵呵，下棋嘛，图的是个过程，图的是这其中的乐趣，有意思，有味道……至于输赢，我们一向都不计较，讲究的是个你来我往……呃，我们啊，基本上是和棋，都是和棋……”面对妈妈的不解的询问，每次结束后，爸爸总是这样笑呵呵地一笑带过。

小优，是我妈妈的乳名和本名。

一般来说，方山村男子极少这样开门见山地叫自己妻子的名字。我们那里有个风俗，结了婚的女人，通常在进入丈夫家的那一刻，就会把自己的本名完全地丢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家都在沿用的通俗的名字：内家。所谓“男主外，女主内”，那些有了家庭的妇女，在成为一个家庭新成员的同时，自然而然就被冠上“内家”的称号。虽然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称号，但是这里面却蕴含了极为严肃的使命内容。在你被人称为“内家”的那一分钟开始，你就已经跟你过去的姑娘时代彻底告别，并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去履行各项家庭职责。你不再是你，一个独立的个体消失了，另一个全然崭新的身份从此把你取代。

方山村全村上上下下加在一起，大概有四五十个“内家”。怎么去区分她们呢？很简单，只要在“内家”这两个字前面加上她们丈夫的名字就可以。比如“某某内家”，或者是“某某儿子的内家”，再或者是“某某兄弟的内家”。开门见山叫妻子的名字是极为稀罕的，通常只会发生在那些刚刚成家还不到两个月的新婚夫妇之间。

“都成了‘内家’了，还叫名字？这也太肉麻了嘛。”这是方山村男人们一致认同的观点。

然而，我的爸爸，却全然无视方山村的规矩，由始至终都喜欢叫我妈妈的名字：小优。

哪怕现在也是，头发斑白了的爸爸，对已是做外婆了的我的妈妈，也依然是使用着年时的叫法“小优小优”地叫着我的妈妈。

我的爸爸恋着我的妈妈，无条件地深深沉沉地依恋着。

“唉，你们不知道……你们妈妈，当初，并没有想过要嫁给我……”也许一个人年纪大了就特爱回忆的缘故，每当提起当年那段往事，我的爸爸总是带着些许怅然却又流露着真实幸福的满足口吻来说起我的妈妈。

娶了在当时来说极为难得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我妈妈是那个年代方山村里唯一上过初中的女孩——小优为妻子，爸爸一直认为自己既幸运又意外。

“她初始喜欢的人，是那方老师……”

妈妈嫁给爸爸的时候，还不到十八岁。

“那个，小优，上次借走的伞，我给你拿回来了……搁在这儿，记得收好啊……”方老师手上拎着一把伞，大概是头天傍晚下完棋时因为临时落下的雨而借走的。伞被急匆匆地放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我妈妈还没有从屋里走出来，方老师就转身走了。

方老师叫我的妈妈，也叫小优。几乎算是青梅竹马长大的两个人，习惯了最初的名字，即使最后各自成了家，也依旧改不了口。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改，每次在避免不了要讲话时，方老师都会下意识地在“小优”两个字前面加进一个词：那个。

“那个，小优。”

如果不是因为那场洪水，可能我的妈妈就真的和那方老师结婚了。

这要从我的阿婆说起。

阿婆，也就是我的外婆，我的妈妈的妈妈。

为什么要形容得这么复杂拗口呢？那是因为我的妈妈小

优，不是阿婆的亲生女儿。

小时候我不知道“阿婆”和“外婆”有什么不同，只听从大人的吩咐唤她“阿婆”，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委。一直到成年之后，我才明白“阿婆”这个称呼的缘由来历。

她既不是我的外婆，也不是我的奶奶。若从血缘上算起，我和她，几乎毫无关系。

阿婆领养了我的妈妈，却不肯让我妈妈叫她“妈妈”，而是说：你叫我“阿妈”就可以。

“阿妈”和“妈妈”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更是一点儿也不知道。然而，阿婆自有她的道理：人哪，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能忘本，就是这样。

于是，从小到大，从不懂事到懂事，从无意识到有意识，“阿婆”这个称呼就成为我们家自然而然的习惯了。

人哪，要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不能忘本。这是我亲爱的阿婆说过的话。

只是，我知道我从哪儿来，我却不知道我的阿婆从哪儿来。直到今天，阿婆对于我来说，依然是个谜。

阿婆有一只精巧美丽的首饰木盒。盒子全身被漆成富贵沉稳的朱红色，上下左右的四角都包有完整的镂空包角，盒面上用彩色的金漆描着一大朵栩栩如生的牡丹图案，花朵盛开，一直延伸到盒子的竖立面正面，花蕊中心处，镶着一只不大不小的半弧形精致铜钮，伸手去轻轻一拉一提，盒的盖子就会往上弹起，随即露出里面镶有红色丝绒的内衬。盒子分两层。一层深一层浅。深的在下面，浅的在上面。随着两根灵巧精致的弹簧拉线的启动，一打开里面的东西便会轻盈地滑跳出来，让人

一眼就可以对它的整体内置一览无余，又能让人微微地窥见下面还有着更幽深更隐蔽的另外一层。而在盒子的内顶，则镶嵌了一面与盒子的内面积一样大小的镜子，镜面锃亮清晰，可以看得出它的背面刷过又厚又高贵的层层水银，把人的面容很轻易就准确地映照在镜子里。

它的整个设计是如此的精妙雅致，只可惜因年代久远，盒子外面有些红漆脱色了，略微有点儿斑驳，唯有那镶饰在木盒四周的镂空包角，以及那个半圆弧形的提纽，因是上好的熟铜所铸成，所以保持了既往如新的完整，不因岁月的流逝有所消损，恰恰相反，时间的叠积给予了它们更加圆润的质感。那些永久泛着黄灿灿美丽颜色的雕件，仿佛在试图呈现，想要告诉我们，在这个盒子和阿婆之间，也许有着我们所不曾知道的岁月故事。

这只华贵精致、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盒子，一直被摆放在阁楼阿婆与阿公的小房间里。在床的内侧枕头边，阿婆用一块厚厚的粗布把它遮盖好，使它看起来和周围融为协调的一体。

毫无疑问，那盒子是阿婆的心爱之物，可以说是心息相连。因为即便是在那个水库突然坍塌的仓皇黑夜，阿婆也没有把它弄丢。当惊天动地的洪水裹挟着狂风暴雨疯狂地朝方山村劈头盖脸压过来的时候，她“腾”地从床上惊醒，慌乱中用力推醒阿公，忽然又跳下床跑到另外一个房间，一把拉起尚睡眼惺忪的我的妈妈：

“优！快起来！起来！赶紧走！赶紧往门外跑!!!”

阿婆是个小脚女人，根本走不了疾步。她一边把我妈妈往

门外推，一边扭头大声催促丈夫：

“都快跑！别管东西了！赶紧往门外跑!!! 快跑!!!”

人高体瘦的阿公，手长脚长，一步蹿过来，伸手就把阿婆捞进手臂里。我的妈妈被门外的轰隆隆声音吓傻了，完全挪不开脚步，只知道睁大双眼傻愣愣地盯着外面，其实在漆黑的夜里她什么也看不到。阿爸阿妈，一动也不动地被钉在地上。她听到阿妈在撕心裂肺地喊着：

“快！放下我！你抱起小优！我会跟着你！快！我们一起跑出去!!!”小优在黑暗中被拦腰扛起，整个人腾在了空中。我的阿婆，一只手被阿公紧紧攥住，整个人都几乎被提拎起来。她颠着她的那双小脚，跌跌撞撞跟在阿公身侧，深一脚浅一脚地拼命往屋后的山上爬去。

等到第二天清晨的光一点一点在山岙里亮起来的时候，人们发现整个方山村已经面目全非。该冲走的都冲走了，不该冲走的也都冲走了，什么都没有剩下。

“人都在就好，人都在就好……”阿婆筋疲力尽地瘫坐在半山腰，嘴里喃喃地翻来覆去地只知道说这一句话。阿公在她的身边，两只手并不空着，兀自一边扯着阿婆一边扯着小优，好像害怕一松手这两个人就会消失不见。维持这样一种姿势的时间大概有点儿长了，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僵硬无比。突然，阿公说话了：

“喏，你真厉害，居然把它也给带出来……”阿公的声音疲惫里透出讶异，完全不像是他平时的声音。

阿婆顺着阿公的视线扭头看去，赫然发现自己的臂弯里，居然好好地躺着那只首饰盒。阿婆愣了半晌，突然埋下脑袋，